

集部

古廉文集卷八

明 李時勉 撰

封事

臣李時勉言臣聞憂國忘家者臣子之誠心聽言致治者人君之大德臣身居林野心在朝廷方卧病床帷忽聞乘輿有沙漠之征恨不臂羽面陳利害未幾來報者有敗績覆軍之禍不覺驚悖起立肝腸寸裂拊心揮淚

慟哭而不能止於時人情皆為之洶洶不安既而皇上即位詔下人始懽忻踴躍有太平之望臣惟國家之事已往者付之無可奈何未來之治伏望陛下敬慎以嗣之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此治國之要道昔在李唐當開元天寶之間正車書混同之日使有憂危之心則後來焉有安史之禍至於如此伏惟陛下鑒前古之失究方今之弊留心於政務加意於武備以安中國以馭四夷則不勝幸甚臣昔在太學有所當言欲上陳

而未果今幸皇上正位有可言之事理宜開坐謹具題
聞
一件崇奬忠節事臣聞三綱五常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惟忠梗負氣之臣生則以靖安社稷為心死則以捐
軀報國為事如文天祥之在宋朝身任匡復之責間關
險阻無不備嘗及國運既去猶執死義不屈於敵國廹
今雖有贈封而謚法尚未盡乎公義今幸陛下尊臨大
寶欲勸當代之人臣宜先奬前朝之忠節伏望特勅禮

部與翰林儒臣及在廷大臣會議褒以美謚庶俾人心激勸各懷忠義之心則大業可成矣

一件武備事臣聞選將帥練士卒保國之常規順陰陽求便利用兵之良法此皆在乎治平之日而預致夫防禦之宜者也方今天下太平惟備邊一事不可不加之意焉臣竊以為備邊之道在選將練兵選將必得通知兵法使日練精兵習學戰陣臣見今武臣子弟襲職論走馬跳溝射箭中否京師無賴之徒多買快馬教習跳

溝以規厚利而已臣惟武臣子弟宜令熟讀武經七書如有知兵法者教之通曉團營列陣破敵攻守之法為上昔人有學劒者以劒為一人敵不足學去學萬人敵今之走馬跳溝射箭正所謂一人敵者也至於兵法萬人敵則未必知也臣又聞臨敵用兵在於日時之利求日時之利在於奇門黄帝擒蚩尤時所立法也專於兵事用之其大要在擇時日隂陽之利以取勝古之為將未有不用此者如使曉兵法而不用此雖有精兵終難

成功宜令武臣子弟年少聰明者學習之既知兵法又能究於此則用兵之際必收成功免敗亡之失矣

一件加恩死節子孫事臣聞捐軀殞命者臣子之大節閔勞録功者朝廷之沛恩近者殭敵陸梁將帥不謹致令士卒敗北死於疆場其官員士卒之所以盡力決鬬而死者為人主也宜令該部及紀功官收葬其骸骨録用其子孫或仍禄以褒其家善或加禄以表其忠誠則人心思奮莫不欲報仇漠北翦滅敵人以成大功矣史書曰

雪恥酬百王除兇湯千古惟其時也惟陛下裁處焉

一件南北通好事缺景泰元年進又永樂九年夏四月

本一封言事十五件缺又洪熙元年建言本二缺

題跋

題文丞相與昇叟書跋後

務施報者非仁人君子之心也宋丞相文信公受命於

國步艱難之日非有深恩極寵以榮耀於當時而所以

圖恢復之意惓惓焉雖至於危促而氣益壯極於死

亡而心不悔者豈欲以致報稱之意哉仁人君子之心固如是也詳觀臨清司訓錢先生以公所與其五世祖昇叟書三通反覆觀之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昇叟其後與其兄弟三人皆死於王事孔子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公又可謂智者歟景仰忠義感歎不已因題以歸之

書松根子傳

予觀吏部侍郎蕭山魏公為松根子傳稱松根子因其

毋不御酒肉松根子與其配亦不御酒肉終其身此益闕於人情之所感者有以致然也若夫其友有見其所嗜淡泊欲以金丹延年之術授之則曰貧賤壽夭出於天非人力所能為却之不受此非中心確然有所見者不能也予於是有以見松根之為人宜乎其見重於世而傳於遠也松根子姓孫氏字思敬其子樞今為象山縣尹以示予故題以歸之

題山谷書

太學生吳匯以予致仕歸持山谷所書奉答任道州教授行題江亭韻詩來觀山谷書雖宋人體格而有晉人風度其清勁端重他所不及誠足寶重觀畢題以歸之

題香山九老圖後

右香山九老圖一卷唐會昌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歸東都與懐州司馬胡杲等九人會於香山飲酒賦詩以相樂當時以為勝事後世好事者繪為圖以傳此則蘇州郡倅邵君信之所藏者信之考績京師以示予自

古官達之士皆以知止足為賢故疏廣受二子去漢庭歸鄉里日與故人賔客以相娛樂泊然無所累乎其心其與耽慕榮利一朝以衰老不得已而辭位去歸其鄉矜恃其富貴之身以傲忽里閭而又急於園田屋室以為子孫後世慮營營於流俗塵襍之中而不知其為賤且辱者賢否何如哉此樂天之高懐雅度所以曠絶前古而為後賢之所慕尚至於今而不已者豈不宜哉信之之於圖畫足以為玩好之娛者舉無所尚而獨珍藏

乎此予於是有以知其志之所存也故識以歸之

題黄氏所藏先世像後

太學黄深以其所藏黄氏歷世祖先畫像自唐御史裏行府君而下至國朝檢討君凡十有八人於此非惟有以見其先世出處衣冠文物之盛亦有以見其後世子孫繼述之賢偉然文獻之宗為可重也歆羨歆羨

書王博士母孺人墓銘後

右瑯琊劉孺人墓碑銘前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解先生撰今太學生泰和王慥之曾祖母前國子博士復原之母也孺人没時博士為庠學諸生求鄉先生謝子方為銘以葬及博士為外校官歸以孺人墓銘埋之土中無以顯示子孫適遇解先生得表諸其墓而其先君子志德甫墓銘及族譜序皆先生所作皆親筆書今志德甫銘與譜序具存惟孺人碑文墨跡亡失慥痛恨無以傳視後人嘗録副以自隨比來太學求予言夫博士君以孺人之碑文不作無以顯示子孫慥以解先生

墨跡亡失無以傳視後人嗚呼父子祖孫之間其愼於繼述之道如此得不謂賢矣乎是亦故家文獻之一端也先生謂孺人有再造王氏之功予不及論論其子孫之賢則孺人之德善從可知矣

跋周珏所藏先世手澤卷後

安成儒者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者五人齊齋集齋魯齋三彭先生公瑾劉先生行簡李先生也三彭先生有禮記圖纂劉先生有詩傳通釋李先生有春秋會通

行於世今其書存其名存其後嗣則寂然無聞焉此其為可哀也一日鄉生周珏持其先曾祖父啓周先生元末亂離中還鄉五詩示予於時和者四人莘樂吴先生聞廷劉先生嗣哲趙先生成均伍先生吴先生有子有孫皆業儒趙先生不知何許人劉先生伍先生皆無後矣聞廷先生和詩小序云啓周又以餘力至先妣郡君墓次翦薙榛莽進守墳老翁撫慰以言而後去為人子者聞之能不赧然頳泚潸然出涕乎其詩結句有云何

時擕麥飯痛哭向山原今先生之墓與其先塋具在誰其為之翦薙榛莽潸然而出涕擕麥飯而痛哭哉珏雖貧窘甚有舊墓在今下村可貨得重資珏曰三賢之地科第之鄉先世有遺訓不敢以售人此其所難也又能存其先世手澤書策雖歷艱虞不致失墜尤難也於今可仰見前輩風流儒雅之一二者以此此予深有感於五先生之無後也吁五先生之無後然以其書存焉又得列在先賢祠中而二先生獨不得與焉平生手澤又

無一存者此其尤可哀者也因珏之請而并及之以寄予哀云

跋李懷琳嵇康絶交書

故人劉隱君志達之子灝持唐懷琳嵇康絶交書一卷示予後有元湯垕右載跋以為懷琳倣嵇康書葢唐世嵇康書尚存故懷琳得以倣之宜其高出於其所自作者其説有據理或然也此帖鄉先達彭伯圻先生尊府家藏者右載題於燕山張氏不知先生尊府自何得之

後為劉君惟彰所得志達又得之惟彰惟彰伯圻姻家子而志達則惟彰之族昆弟也其相傳有自觀先生遺訓子孫之言亦安知其後世流落如此此與李德裕平泉莊之意無以異吁凡物可貴重於世者偶得之固宜寶藏以資玩適至於傳之後世或存或亡亦聽其自然又何留心哉

跋周氏世直堂集後

前兵部職方員外郎致仕周先生岐鳳為漢王府紀善

時王所為多不法先生隨事規正王雖不從而嚴敬憚之而疎之先生言益切遂怒而黜先生益肆其所為後卒以謀不軌敗亡向使能聽先生言而改之則豈至此哉予昔聞先生所言未嘗不矜而誦之謂先生賦性剛直學問優裕有以為之也及今得其嗣子翰林侍讀君所集世直堂文觀而後知先生所為家法之傳有自也蓋仁義禮樂所以正人心者必由直道而後行士君子所恃以立身國家所恃以立政苟或悖之未有不至喪

敗者夫以周氏之先立身行道如此而先生繼之又如此傳之後世不悉無人所謂世濟其美者端在周氏矣可敬可羨侍讀君求予叙引年老疾作雖忝清職殊無清思姑識以歸之

題戴氏家藏先賢遺墨

古愚戴君予友也志氣高邁而嗜閒安拙際明時而薄榮利洪武中由縣庠貢太學擢五軍斷事官不數日以故去宣德初詔下求賢為所知薦入朝試以文不對又

復去竊嘗怪其然及其子去伐持其先世所藏宋元諸名賢交游書翰來示予其中有取名甚㢑難進甚偉之語則東山先生與其八世祖府判大中者然後知其家法有所授受非偶然也今君不可作而予猶貪祿尸位垂老不能去其有愧於君深矣靦顔識之有以見君之高而自責其不知止也

題東郭王氏族譜後

安成東郭有王氏郭村有戴氏二氏嘗以閥閱相高每

有所論質鄉邦莫不聞予時㓜居泮庠以學問文章為事雖有所聞而未暇究及今五十餘年王氏之彦曰儼相者膺薦来京師持其家譜示予反覆觀之然後知其先世之所論質者皆有所據而非妄也儼相欲求予序遇予卧病兩月不能起而儼相亦承命有嘉興郡庠分教之行遂題其後以歸之

跋李布政至正妓人行

同年友廣西布政使李公昌祺示予所為至正妓人行

凡一千二百餘言觀其横放浩汗如春泉注壑滀瀰而無窮流麗動蕩如纖雲浮空變態而難狀自昔文人才士辭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也嗟夫妓人今為民婦有子與孫尚不忘其故態常持簫管自隨雖老矣出其伎猶能使公賞惜若此况於其盛年也耶今有懷德藴義砥行立名之士欲求當道之君子出一語以褒嘉之且不可得此妓者乃能使公聽其議而又重之以詩亦何其幸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為方面大臣

固當以功名事業為務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使夫環數千里之地悉陶於春風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黼黻至治而歌詠太平播之金石傳之無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淺深也哉予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其大而不在此也

書楊處士墓銘後

建寧有處士曰楊公達卿者仁義厚德之君子也處士平生之善行多矣其卓卓可見者出錢給粟於人使不

毒溪魚不探巢𣪍盜入其室而不窘之又化之使為善者當春戒焚山林以傷長養之氣若此者非所謂仁者歟具棺斂以葬族人之喪又教育孤貧使不失其所代人償債使不至鬻其妻及夫市牛以給鄉黨散粟以賑貧乏若此者非所謂義者歟仁義之人固如此也至於盜發人冢有司受賄罰不行則力言之當道置盜於法荒歲賑給而惡其名則假以植材木而酬其直及材之成也唯以給貧困送終之需津渡舟梁之用而不以自

利非行仁義之至者能若是乎向使不激當道不置盜於法則為仁而流於姑息非所謂仁矣不假植材木或植而貨焉則為義而幾於近名與利非所謂義矣此處士之所為難能也宜乎其沒也其哀之者衆至於今人猶思之不衰而吾黨之士亦不能不為之敬慕也夫以處士之德行若此猶不能沾一命以表見於世人固為惜之而處士之孫今學士君以宏才與學擢第明時入翰林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文章德業炳煥

輝赫而其進益猶未已人皆以為處士之積之所發也嗚呼天之報於善人豈為無所憑哉學士君以處士墓銘示予題其後非獨以致敬慕之意抑使世之為善者有所勸也

題彭氏所藏瀘溪王先生手書後

右瀘溪廷圭王先生謫居辰州時與其壻彭將仕家手書十幅觀其辭意胸次陶然無毫髮係累益不知其在遷謫困厄之中者是豈非素其位而行者歟書中所謂

外甥者將仕之子夢協也夢協之裔孫曰同升者予故人也自夢協至同升凡若干世中間遭罹兵戈患難者數矣而能保守之不失可謂賢也已同升有子貫今為秋官主事以廉介名能不墜厥家聲其又不賢矣乎彭氏之多賢如此則是書之傳也無疑矣進唯奉其尊府之命求予題遂書以歸之

題吏部尚書王公所藏趙秉文草書卷後

右草書李謫仙白頭吟一幅前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趙

秉文所書今天官冡宰泰和王公得之以示子益秦漢以下篆隷楷法必由規矩若夫草書則羲獻後自唐宋以來隨其人資性學力所至放筆輒為之縱横曲直高下大小惟其意所欲飄飄然如龍翔鳯舞風雲簸盪波濤洶湧倏去忽來不可端倪而動快俊逸清勁遒麗自成一家亦難得也秉文書已見重於當時史臣言其文章不以繩墨自拘意其必落魄放曠之士然考其治政論事倬有條紀常請於其主欲得一州以自効曰陛下

勿謂書生不知兵顔真卿張廵許逺以身許國亦書生也使臣死有益於國家猶勝生糜廩禄為無用之人雖歸老猶以時事為憂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為當路者言之其一心於國家如此觀其書殊類其為人因并及之使人知秉文之所可重者不獨在此也

題褚遂良臨蘭亭帖

太學生陳鑑家藏持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記一卷

後有米元章跋語字體清瘦俊逸可愛觀之累日不厭予見世所傳蘭亭帖有定武肥瘦本不同竊嘗疑之今見元章云世俗所収或肥或瘦乃是今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於是渙然氷釋吁聞見不廣而欲辨事物之是非烏可得哉觀畢遂題以歸之

題夏氏所収詩字後

常聞前輩言文章亦可以卜人之壽夭何也夫人年少之時辭氣清俊如朝霞映日光彩流麗及其壯也辭氣

崢嶸如龍騰霄漢雨意滿空其既老也辭氣蒼古如歲寒松栢不改其操此皆壽徵也若夫老人而為衰澀語宜也少壯而為老人語則非所宜姑蘇夏友諒年十二能作詩句語驚人不幸十九歲而卒詩藁皆不存其子闕獨能記其七言絶句一首今有孫遂佑為禮部屬闕少宗伯臨川王先生書之裝潢以示予觀其氣象與文賦高軒過有異焉因記憶舊所聞識以歸之云

題恩賜圖書記卷後

予為謝君庭循作此記未及奉還而有國子之命置諸

篋笥而忘之庭循以予窘於應務亦絶口不言及予得

南還閱篋中舊書取而展玩不勝惶汗遂識以歸之使

觀者知君之有容而予之昏眊潦倒如此也

題潮陽李氏族譜後

潮陽李氏其先不知何許人元末有宦潮者因留家焉

亦不能記其名至思讓者生元中元中生彌月而父没

鞠於姊夫魏氏既長遂冒魏姓元中生憲舉憲舉生令

國子學正齡纔五世耳其世系之所出思謙必能知之不幸早沒至元中之時與思謙同輩故舊長老猶有存者可以質問訪求又不幸早世至憲舉則與其父祖故舊遺老零落殆盡欲詳究先世之故何可得哉觀其自序曰欲因循冒襲是自忘吾祖若安姓之冒駱氏也欲遡流尋源以達於祖初恐竄附妄引若崇韜之認子儀也則其怨痛恨之意者何如哉其所以斷自思謙以下為之譜以貽後嗣者葢亦不得已也然其所以惓惓欲

有所為遽沒而未遂復姓一事耳幸有賢令子若學正君者繼其志述其事將必有以成之故吾識之以俟云

題東里先生翰墨卷後

少師東里楊先生與今冢宰抑庵王公書簡凡四十幅其首簡所謂璚州先生者公之尊府嘗為璚州大守考績京師將還先生邀之夜宿話别者也其他則皆以與公凡所云悉出肺腑相親相愛之意非尋常浮辭泛語相諛悦者比誰得而間之或者乃謂公之去翰林出先

生意豈其然耶先生受付託之重當持公平正大之心以鎮撫國家在他人尚不可有所抑揚前郤况於公耶果若然其何以示當世傳來世乎或者又以為公之學問文章當在館閣出莅政務則為非宜是雖天下之公論然士大夫出處自有定分人固不能為之輕重取舍况在廷大臣皆上所自裁先生亦何所容力於其間哉予昔在翰林與先生論士之賢者至公曰當今德行文學無有過之者且才猷敏給而其量有容他日可大受

也及先生疾革少保楊先生亦以疾在告予謂先生館閣少人朝廷必來求之先生因論及公先生曰我亦念及之但甄别人物進退賢才國家首務滌革弊蠹以由於正朝廷方倚重令且未可由此觀之先生於公未嘗不以為重亦未嘗或忘之也因兩家子弟有遺言而公之出院適當其時故或者得乘其說聽者不察譊然駭之益未知先生與公相與之心也先生與公相與之心固不待言而或者之論不可以不辨故為詳識諸其後

云

題范氏族譜

姑蘇玉峰范氏其譜牒因兵燹亡失不能記其世次所始啓東范氏之良子弟遂因其所可知者自曾祖大本而下至其子繞五世耳於是著為之譜以遺其後人使益續而書之庶幾其猶愈於棄而不為者前史官豫章吳先生為序之有曰范氏之譜據實而書闕其可疑著其可知使一覽之間昭穆長幼疏戚粲然畢具其於水

木本源之義益得之矣是以序之此實啓東作譜之意也子復何言哉

題沈少卿草書

右草書一卷大理少卿簡庵沈先生為翰林檢討錢君原愽作也原愽以示予覩之如龍蛇騰躍風雲變化倏來忽往不可端倪非熟於書法者有不能也三復之餘識以歸之

題唐太宗賜進士箴

進士之名起於隋而盛於唐唐時取士之塗極廣惟進士科為最重甞觀貞觀中賜進士箴則其為重也可知其辭有曰鐘鼓在懸五音相對利國安民恒居富貴蓋以為士之能長保其禄位者惟其所為有益於國與民也又曰聞善必舉先須自理速效賢能貪鄙勿起蓋以為士或不能薦賢為國見賢思齊者以其有貪濁鄙吝之心也是皆誡警之深意茍於此而能致其力焉則所以致君澤民為人臣子忠孝之道亦無不盡矣然則是

箴也其有益於進士豈小哉其果足以見重於世而極其始終哉是卷太學生金銑之所藏也銑擢進士在即行將見重於世而施於政其尚深省於此哉庶幾有始終者也

題林志善詩後

右志善詩文一卷永樂初翰林諸公為前南康大守林侯仕敏作也逮今四十餘年而其子某保藏之如新亦可謂賢也矣今世士大夫家子弟多溺於勢利於其父

祖之手澤漠然視之不以為意況於他人之文翰也耶吾因是而有所感焉當時作者十五六人自修撰王褒先生而下三數人為前輩舊德餘皆吾同年友也今多物故惟吾與冢宰王公致仕教諭劉君子欽三人在此其尤可感也然獨喜賢侯之有子能繼續聲光而不墜為可與也故識以歸之

題池文華墓銘後

予在翰林為池君文華銘時其子譙為縣庠生及予在

太學謙舉進士不利來卒業太學居稠人中不知其大
華子也比予得請致仕南還謙持此文來告曰是先生
為先人作也予嘗憐文華有志之士恨未之識思識其
子孫五六年來始與謙相聚於此有師生之好其亦有
數存乎其間也耶文華務德行義而未施於用不在其
身必在其子孫謙尚勉之哉食其報而享其福者端在
於子矣予日望之

跋後樂堂卷

當憂而先憂當樂而不樂者君子之心也君子之心在天下故其憂其樂亦在天下禹稷契皐陶伊傅周召之所以佐二帝三王為治也蓋未嘗一日而不憂未嘗一日而不憂則其於樂也自有不暇及焉不暇及於其樂則其憂勞之心專且盡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民不得其所而後其心安焉其心安是即所以為樂也是則所謂禹稷契皐陶伊傅周召也由是推之漢唐宋以來居輔相之位以天下為憂而不暇於其樂者皆可

知也然或存此心而不得施居其位而不得行者故范文正公有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言公在當時雖不究其用而其心即禹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之心其言即禹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之言傳誦萬世孰不瞻仰以為名言今少保户部尚書東萊黄公寛厚坦夷學識明敏志意高廣胸次灑然無一點塵俗之態無一毫比昵之私論大政決大疑辭簡而盡不為阿徇自筮仕以來歴事五朝四十餘年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天下國家平居言議未嘗一語不在天下國家論大臣以道事君赤心報國而不為私已圖者方今其一人焉公嘗感范文正公之言而以後樂名其堂賢士大夫為歌詠之者衆矣其子某以來示予且求予言因憶前年得告歸過南京訪公於寓館公時已抱疾出與予坐語移時皆天下國家事意甚惓惓又取酒酌予悵然而别别未四越月而公竟沒然則公之在位多憂勤之時而未見其所以為樂者是亦其名堂之意也因識以歸

之若夫其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見於今少師楊先生神道碑茲不著也

恭書黄尚書制書跋

正統五年少保兼户部尚書臣福歿於南京訃聞詔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事既葬諸子以朝廷褒嘉其先臣之德美昭著於當時抑欲以見今上皇帝圖任舊人恩禮周洽光榮照耀賁於泉壤俾臣福之靈得慰安地下而庇佑其後之人其意亦可謂至也矣臣謹按黄氏之

先積德優厚至福始佐入為衛幕上章言事受知於太
祖高皇帝拜工部侍郎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陞尚書
調北京行部交阯平受命往撫掌其民控制一方晏然
無警者十有九年仁宗昭皇帝即位召還未幾而交阯
叛宣宗皇帝仍命往撫之至則鎮將已失守為賊所得
然終不敢加害禮送之出境既還改户部守備南京上
即位陞少保兼户部尚書錫以誥命進階光禄大夫推
恩及其三代考妣亦榮矣嘗謂福何以得此於朝廷哉

葢其為人寛厚和易襟度洒然與人言傾吐心腹然無所阿比人亦不敢干以私問學優裕通知古今識達大體諳練世故臨大政決大疑侃侃焉無所徇人咸莫之能及自初至於今歴仕以來五十餘年歴事五聖忠在朝廷心在黎庶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知以天下為憂而不知以富貴為樂真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君臨天下三十餘年延攬英雄旁招俊乂以開太平之基一時股

肱輔弼之臣顧已多矣而碩德重望敷遺後人以佐守成之業者殆亦不少而福其表表者歟

題尹氏藏楊少師帖

右少師東里楊先生贈侍御尹循尊甫道充翁文一通手帖二幅少師之文雖得而侍御得之之易且稱道甚至葢有以來之也予時扈從北京少師留守南京於今二十餘年而侍御尊甫與楊先生俱已物故觀此文不能無感焉侍御嗣子仁器持求予題予今亦已衰老矣

其所感不幾時後之觀者其亦將有所感也耶

題少傅先生啓本録副卷後

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葢殿大學士西昌楊公為兼翰林院侍講時其同母弟羅京坐事謫新開路為民公念京之一兄久戍永昌衛京又以謫去而其子尚幼母氏墳墓在故鄉無與守者於是以其情具啓仁廟乞宥京俾先塋有所依辭甚廹切仁廟憐惻其意允其請親御寶翰題十九字於其末并永昌戍伍開免之即所司施行

馬十九字蓋令旨也公録在副本今年京來省公北京請録副以示羅氏子孫公既志其後以授之具以示臣時勉臣反覆觀之有以見仁宗皇帝天地覆載生育之恩待遇臣下優禮之意具於十九字之中而公孝親友弟之情感恩思報之心藹然見之前後辭氣之間使人不覺惕然欽敬何其盛哉雖然雨露之私不可偶得使公不有格君之德佐國之功輔導之美安能致恩命之隆若是哉望鼎湖之雲氣瞻獻陵之松柏不得不感激

而思慕之深也嗚呼羅氏子孫享有安閒之福於太平無事之時可不知所自也耶固宜慎於自修期無忘朝廷曠蕩之恩無忝於公親親之義可也

天台吳同志父祖墓碣銘跋

天台吳君同志曩嘗求右春坊曽先生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金先生為其父祖墓碣及銘二首同志既刻而納之墓立之其阡復取二先生文章與其鄉先生張珽張圭所遺其父祖詩三幅為一卷嘗攜以自隨時展而玩

之曰庶幾以慰終身之慕者昨考績來京以示予求予言惟世之為人子若孫者視其先世金玉錢貨田産地宅不啻若肺肝心膂兄弟之間紛争鬬欲不肯分毫尺寸以相讓致使其祖父暴棺露屍他人或為之寒心而略不以經意者何也彼各有所重也其所重在彼則視此固為輕也視之既輕宜乎其不以經意也於此且不以經意况肯收卹其遺書手澤而以為重哉其遺書手澤且不肯收卹况於他人之所與者哉以是觀之同志豈

不賢於人逺乎豈非吳氏之賢子孫也歟三嘆之餘特為識之

跋女教續編

女婦之教亦難矣教以言為訓者也女婦處乎閨門之間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內外之言不相聞則其為教豈不難哉然其所以事親事夫事舅姑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日用之間彞倫之常性分之所固有因其所固有者而施其教則豈不易易乎元相臺許獻臣輯女教一書

其意以為女婦之事散見經史難以徧覩於是會類成編可以一覽而盡得之至為切當然其中未免有所遺畧今冢宰泰和王公又纂輯為續編然後女教之書無不備矣或曰詩書之教不如風俗之美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至於里巷小夫婦人女子亦皆知以道自處以禮自防豈必皆詩書之化哉殊不知國風之詩多婦人女子之作其言皆道德禮義孝弟忠愛之感發惟其如是之多也故其化得於耳濡目染習熟見聞而行之於

日用之間以為常然而不覺其入於道德之中禮義之域也矣詩書之化其有益於世教豈小哉公之所以修於家行於國者皆孝弟仁義之行忠厚愷悌之政故推其治餘以成是書豈空言哉

讀行行重行行

竊嘗反覆是詩以為行行重行行者有遲遲不忍去曰生别離者不當别而别雖曰生别離而有死别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行其行益不違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

期則君臣之心不相投合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幸君心之悟而名已及其讒邪蠱惑君心終以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顧念還返也中之思猶冀君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不已今而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寬譬耳葢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青青陵上栢卒章曰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廹補注曰

冠帶之人自相求索極宴以為樂則人之不能自娛而常戚戚憂慮者何所驅廹而然乎如此則戚戚不能自娛者為非而極宴以樂者為是矣竊嘗以為京洛富貴之家極宴以相樂及其樂極悲來戚戚然而懷憂慮亦何所驅廹而然耶驅廹者非謂憂戚謂宴樂也以此觀之則斗酒相集雖淡薄而可長久極宴相索雖歡樂而多後患亦自然之理也

冉冉孤生竹亮君執高節賤妾亦何為賢者不見用於

時而即於老也則曰使君誠能執守髙節而不為奸邪所變移則我亦何所為哉

李陵與蘇武詩良時不再至末云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補注云亦欲乘風而以身俱往也竊以為少卿失身匈奴不即死者欲得當以報漢漢不能存其母妻子是以絶望也雖富貴虜庭而羞愧之心不能無一旦見蘇武歸中心愧憤而欲死故有送子以賤軀之言殆亦王陵母以死送使者之意於此正好究觀少卿之初心

也沉潛玩味自當見之

書簡

與胡學士書一

大學士先生閣下時勉忝以鄉後輩得參侍翰林承誨加多日昨同里修撰彭汝器歿於京寓過承車騎降賜撫慰為榮倍萬近又憐其力學無成躬言於上有旨差人護喪以歸不惟生者有耀而死者亦得以瞑目無憾於九泉其為恩德何如耶但羣議以為汝器平生孤苦

家族荒寒若得大人先生賜銘其墓以鎮撫其子孫則百世之下永有餘榮謹述其行實一通呈進惟高明憐而賜之以銘亦鄉郡之所同幸也不宣

與胡祭酒書一

致政賓客先生閣下時勉自忖無似由竊第來先生居内翰職講筵得夤縁以鄉故進侍每蒙教誨深厚曁以不才出為秋官屬先生由大司成移掌史事謬承牽引得復參與同列者先生力也銘刻之懷永永毋忘前歲

先生以年辭榮歸老於鄉優游山水間時與耆英高談

羲皇之上時勉欲因貢幸會無從而去近者人來乃蒙

賜以佳章組綷富麗每展誦之餘若覿手采誼當屬和

特以使還急廹先致片楮為謝俟遲當别具箋申酬也

不具

與楊少師書二

少師先生閣下近者謬具封章觸犯國諱死有餘辜但

思自束髮以來蒙國家教養以有名位坐食厚恩未有

涓埃之報所職惟文墨是事是以繆取所聞以進冀得一言以措之於用實平生之幸也不意事與願違命遭時滯日昨廷撲骨折其三苟存喘喙幽閉過嚴自分永棄盡瘁於時無復人世矣通者側聆運化惟新萬務氷釋春暘所煦不遺幽陰某與大人先生誼雖師友情則肺腑倘能一言以闢扃鑰俾黜為山澤之民以守斷壠以奠丘首是即生死而肉骨也臨楮不勝涕隕之至不宣

承遺佳札至喻欲集諸耆英於京寓為燕會猥及愚庸俾參末席竊惟諸公皆位重朝端名滿天下為時具瞻者而愚輩學術疎淺位非要津齒雖差長而行不逮人恐不慊公論理宜遜避然嚴命再至其必或有所取謹當趨赴以聆任使不具

與戴古愚簡三

古愚翰學知己懋久不承誨迓鄙之心復萌昨見與務威書知高懷之不忘吾猶吾之於賢兄也俾回竊有告

焉僕兄弟近年以來雖愈貧窶然於母子兄弟之間麥飯藜羮皆能自處冀以盡一世彛倫之歡而已其不愜意者惟吾姪養蒙知吾兄弟心事甚至意其必能待吾子若吾兄之於我也豈期天所不佑竟奪吾賢姪在他人之於弟者則以為幸於子心獨以為不幸蓋舍姪存日嘗與家兄私相謂曰此子寛而能容儉而能守率諸弟孝弟以繼吾兄志者必此子也今既死而吾子獨存知其他日為善人乎使其長而事吾兄如舍姪之於我

也則家兄為有子矣如其不然則吾無子也今日虗而
至此他日不幸而遭此能不痛於心割於肝肺而灑淚
終日以思吾賢姪乎世俗多異是意也但可與賢昆季
孝弟者道之非是而發徒多取譏爾近聞家兄居館悲
哀殊甚煩執事為一言以寛譬之則惠我多矣貧居寂
寥殊無雅懷故爾潦略闕
恕
暮春行間承昆玉不鄙棄意貺備至且連舟遠送數十
里外握手噫嘻不能别非厚愛奚至此哉今遥遥在千

里不得與故人接也竹林溪路扁舟野水之思往來於懷不釋者豈惟不得相從於杯酒之間以酣嬉縱謔而已誠以知己者遠而心緒無所託云爾寓此徽德庇無恙無足道念私家貧薄年老劫劫者莫吾長兄若也不才不能有所顧安之者其能時一往安之乎足下昆季仁義人也予言顧已贅矣令兄令弟知己怡怡之暇倫誼篤至其猶有故人之念乎幸達下意雷闕也

懋擬今歲歸省先人墳墓以達朝廷追贈之恩祭掃之

餘得拜謁鄉閭親故而與吾兄論道舊懷以求其所以益我者屈指可期也不意中沮此自取得之無足惜者愧赧愧赧以是忽忽度日懷抱鬱塞有時茲然若病風眩人世都忘每作一詩操筆書罷輒不能記憶其不可與有為也審矣并録近作具在別幅觀之亦可以知其所存矣令兄令弟諸茂才及親故見問者為我謝焉李懋再拜

與同年曾學士書二

西墅學士年兄閣下日昨金城坊會聚言具本求歸省
批答不允欲再陳乞懇以為士之去就有異自古有親
近之臣有庸衆之臣親近之臣不可旦夕去左右庸衆
之臣則去國長年累歲而不屑是何也付託任使有重
輕也閣下以科目則為殿魁以譽望則重於天下以付
託則為近臣又昨承恩命賜紫金魚袋令隨從製作如
唐虞世南為行秘書其不可以旦夕去左右也必矣如
愚輩則旅進旅退或任一事或修一職可以長年累歲

遠去而不為多近聚而不為少此固庸衆之臣其去也奚屑哉以愚覬之則閣下雖欲再陳其不允也必矣莫若更遲數歲而後可議行止也不宣

蒙示高作巢睫集讀之長篇多春容演迤短篇亦皆精嚴雅麗信乎四方播誦如南金美玉足以垂世傳遠也無疑矣日昨會語間言不及唐人有活法自以為歉愚聞專祖蹈襲者謂之死法脫胎換骨者謂活法昔呂居仁序江西詩派言靈君有自得之妙忽然有入然後惟

意所得萬變而不窮是即真活法也閣下之作已皆曲盡其妙葢自活法中來奚必屑於唐人之軌轍而後謂之造詣也耶但在優游厭飫以培其本爾如愚輩奚足以攀乎逸駕者耶不宣

答貢士問書一

貢士某文英足下日昨承書問宋朝進士有特奏名何也此載在宋史開板被回禄不存惟通鑑采緝不詳載記云宋開寶二年十月詔禮部閲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

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十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景德二年三月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三禮四十四人如年老受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名所由立也又曰宋進士廷試何時而始也載記云開寶六年諸經學進士並試殿廷二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等以下一百二十七人其廷試之始乎

又問宋之書判銓試其亦有自乎載記云建隆三年八月左拾遺高錫言請問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設書判科此書判所由起也乾德二年正月詔選人四時參選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賫所試書判以備奏御至仁宗即位以諸官鈌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迨至景祐而廢書判為銓試矣此銓試之由也餘問只採通鑑所載亦足以知其畧矣不具

與去伐友書二

數日在告可能相就飲一斗乎秋凉步趨而大道平易車馬减少雖有沙塵亦風静不逼人專俟專俟勿爽坐邀舍館定已久宜一見過紙短情長不能一一

前日聞貴恙或傳手足微有動揺疑是風即欲往問柰前者别歸數次咳血以此怕出益恐犯熱又且無肩輿之人以故不得盡情兹徑令一誠去問候動履何似希示報以慰渴思

序

芳徑胡氏族譜序

廬陵邑庠生胡鍊以其族譜求予序按譜胡氏始居長沙醴陵厥後有諱贇字文善者仕後唐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知樞密院加特進贈太師中書令生三子五季時遭馬殷亂辟地於吉伯曰杲居廬陵值夏仲曰暹居泰和南城李曰炅居泰和禾溪其子惠字子仁徙黄漕子仁之孫諱良字文像徙廬陵之芳徑而德行文學辟

纓仕宦代不乏人載之其譜見於諸公之序録備矣反

覆觀之有足為斯譜重者三焉其為譜例譜規立法簡

當議論正大意慮深遠防範切至此則七世祖江洲教

授克明十四世孫樂泌翁宏敷之所作也觀者莫不起

敬而况於其宗族子弟也耶是豈不足為斯譜重哉其

譜圖序文有曰昔晉人以宦譜相高寒門單緒談者齒

冷吾宗之寒與否不暇計獨慮夫世次失紀則其序紊

族屬不明則其道乖務欲念其祖之所自出合其族之

所由分别尊卑叙昭穆喜而慶哀而弔不以其富貴貧賤相視如路人焉則於人倫厚矣此則九世祖宗景定進士翰林學士嵡之所作也其言有裨於世教也大矣是又豈不足為斯譜重哉宋紹興中澹菴先生上封事極論和議事連遭貶斥至於再三而不悔德祐中嵡之子太學生山甫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宋季社溪有曰文可號可山從文丞相勤王至海上被執及元有天下可山季弟文定號定山誓不仕於元竟以不屈被害

孤忠勁節出於一族炳炳烺烺照耀萬古此尤足為斯譜重也方今世族家之為譜者所以紀録先世簪纓科第求士大夫作為文辭欲以誇耀於時而已其有能如樂泌翁學士公之篤於綱常倫理之誼而以敦宗睦族為意者乎其有能如澹菴先生與山甫及定山昆弟之忠烈冠世者乎故予因鍊之求特為著其槩足為斯譜重者以復之若夫繁文詇辭殆不足道也是為序

乾隆御覽之寶

古廉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廉文集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瞿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王　嵩

古廉文集卷九

明　李時勉　撰

傳

刑部尚書魏公傳

公姓魏名源字文淵其先世居南昌奉新曾祖聞卿祖庭郁元季避兵至南康建昌温湯遂居温湯父伯恭尚德樂施公生而頴敏自幼即嗜學年十四吟桂花詩語

薦人既為邑庠生歲乙酉以書經領鄉薦明年第進士
勅還家績學以待用召授福建道監察御史適松江民
有訟知府黄子威擅修橋梁者時工役禁最切命公與
御史朱福往按之至則召耆老詰曰黄知府修橋於民
便乎曰便公顧福曰此事何如福曰擅用人夫自有例
公悟即問耆老木石之費出於官乎出於民乎曰出於
民所用人力知府召役之乎民自趨之也曰民自趨之
即如是是民自修橋也何預知府事而民訟之衆曰民

以修橋事白知府聽之而使吏督其工此人健訟者常
挹握官府以濟其奸知府至不得逞故以此誣之耳公
曰民自修橋知府第不應使吏督之遂以是斷之知府
卒無事而橋遂以成浙東河泊吏瀕海民千餘户造船
入海捕魚私出外境經月不回者命公往理之比至召
民詢之曰汝等造船下海捕魚乎曰海中有魚非船不
可得魚魚課何從出公曰入海捕魚常業也何緣私出
外境經月不回乎曰瀕海之民貧苦朝不謀夕經月不

回妻子何由存活且巡海官軍不知而吏乃言之公直其言遂驗無籍者繩之以法餘皆釋不問民大歡悅歲己丑召詣行在會邊將奏西安三輔諸郡民罹疾疫詔公巡撫公入關多市藥物選良醫分布郡邑救療之躬禱華山諸神祠疫疹殄息大駕親征沙漠涼州達民亦令真巴等知邊衛守備寡弱乘虛作耗邊報至公與三司集議調兵勦捕衆皆難之此宜馳奏擅調官軍於律有禁萬一失利奈何公曰若候報發兵賊必大掠而城

池陷矣城陷與擅調罪孰輕重違律調軍罪在御史無
預公等遂移檄發兵仍馳驛奏啓即率師往蘭州料機
處置皇太子得公啓命都督費瓛總兵來太宗皇帝得
公奏亦命都指揮史昭來總兵而賊已散遁公上奏兩
將總兵權不歸一太宗聽之命費瓛鎮守餘悉罷遣之
關中饑民多為盜公先發廪賑之而後以聞盜遂息明
年大饑丐食者衆奏來報公以廪米作粥給行丐者令
有司簿記足食之家人給丐者二俾飼之及奏報遣歸

賑濟凡活數十萬人丁太夫人憂起復改廣西道又以
外艱去奪情起復改貴州道秩滿將赴行在會有言揚
子江盜賊刼掠舟楫不通者皇太子命襄城伯等擇有
智識往捕之或薦公襄城伯等强留之領兵衆以往賊
斂遁不見蹤跡公聞安港廵檢司有所獲盜遽往問之
羣盜何在曰彼聞官兵來俱往常熟矣乃委官舟馳至
鎮得民舟三十艘令軍士俱為商賈狀直詣常熟先遣
三鎮撫往覘賊勢者來報云賊聚衆欲入海遂兼程進

至常熟悉擒獲送京師江上自是無盜賊之警以考績最
陞浙江按察司副使督運至臨清時刑部侍郎缺有薦
公者宣宗曰是往日署都堂魏御史乎曰然遂驛召至
命署刑部右侍郎事河南饑民逃者衆詔工部侍郎許
廓往撫之廓奏民逃不能止願得賢能足為郡縣表率
者為布政使則可矣於是以公為河南左布政使至則
奏蠲逋負罷不急之務禁切有司為害民者於是逃民
悉已來歸叅議宋獻没於京理其喪事歸其妻子丁繼

母夫人憂河南連歲荒歉盜賊竊發民多流亡詔起復公公至河南先時久旱公即禱於壇廟約三日雨沾足軍民皆歡呼相慶曰此我公帶來雨也時職刑部者或失於寬緩召公還仍署刑部左侍郎事食從二品禄明年實授江右有相聚為盜者衆至千餘人詔以都督任禮為總兵公叅賛軍務領兵千餘人先行招撫公晝夜兼行直抵賊巢穴宣布朝廷寛貸之恩又備榜編告其黨開諭之賊相率降附取渠魁十四人械送京師餘悉

放遣歸業任公至欲盡取降者殺之曰彼去而復為盜將若何公曰此則魏其之罪也乃止明年今上皇帝即位陞刑部尚書明年丙辰上臨軒策士命公為讀卷官勞以羊酒又明年命公整飭邊務公至赤城先是有勅令遊擊將軍楊洪與署都督李謙同總邊務總兵官都督譚廣忌洪功出已右謂勿與同判署由是二人有隙都指揮杜衡誣奏洪所為多不法命公察其實果誣而廣揚言洪有反謀遣人讓廣非所宜言廣無以復遂檄

譓移鎮獨石與洪同判署如勑旨乃上言杜衡奸邪謫廣西行視邊塞有衛所屯堡地方隅間不便守禦者有統兵備禦相離濶遠不能相援者量地便宜添設衛所分置堡塞有警則合兵策應無警則各守分地其總兵官及將帥者貪暴老弱不任事者罷黜之有智勇才畧達於兵政者振舉之其軍士羸老罷弱者汰去之由是將帥奮勵士卒壯勇邊禦肅然及還命同成國公等整理兵政得壯士二十餘萬人以進上大嘉奬

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歐陽永端墓表

予與前禮部主事西昌歐陽永俊爲同年因識其兄國子助教永賢其後又識雲南按察副使永和與令浙江按察僉事廣指刑部主事廣蕩監察御史洙皆以科第發身致位榮顯有以見歐陽氏之多賢也洙既膺薦拜四川按察副使悲其尊府御史君先棄養欲表其德善於墓而以文屬予予觀御史君之爲人又有以見副使之所以成其德達其才之有所自也故不辭而爲文之

曰御史君諱正字永端幼孤母孺人教育之輒能承訓無違甘辛苦以維持門户致家業將替而復振事母極孝養恨不及養其父時祭悲痛如初喪以前母孺人葬不吉卜吉改葬哀感如生已者其盡為人子之道如此諸子既知學延明師教之務其成家庭之訓惟孝弟誠信仁義道德不及時事洙第進士為御史戒以守已竭忠其盡為人父之道如此持身恭慎不慕榮利不輕至城府佳時暇日與族兄昆季登臨山水以相娛樂與人

未嘗有爭競者多就之質平焉自奉甚薄而待族人賓客恩意周備性嗜奕客至即出以相款延雖累日不厭其處已待人接物又如此宣德庚戌某月某日以疾卒卒之後八年為正統二年以子貴贈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享年五十有六配王氏子男四人長即洙墓在其鄉某山之原嗚呼君之沒已久矣而鄉人猶思念之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葢亦以其行於家之道可推也今君之道行於家善周於一鄉如此既卒以不

得試以没又不及見其子之貴顯以食其報此所以人不能忘也而況於其子耶予為書之刻之石樹之墓上埀之將來所以洩鄉人之思而紓其子之哀也

行人曾君惟珍墓表

正統二年四月十六日行人司行人曾君惟珍没於陜西韋州之公館訃至北京翰林侍讀學士錢公托其友之使陜西者為經理其喪以來明年二月旅櫬至自韋州而其子踐修亦自其家來迎將奉以歸葬於其鄉西

山之原學士公又為其銘之而踐修復求予表其墓按曾氏郕國宗聖公之裔至西漢末十八世孫不仕新莽舉族二千餘人渡江而南避地豫章廬陵之吉陽鄉其後益蕃衍撫虔交廣俱有曾氏皆自廬陵徙也宋初有諱鄴者自虔之興國徙吉水之瀘江鄴之五世孫華生三子曰卿儒勲分為上下東石壁三族儒為石壁之祖而惟珍則石壁之十三世孫也生而聰敏弱冠游邑庠從先生習舉進士為業輒異於人永樂庚子貢入大學

太學諸生皆敬讓之癸卯以書經入試秋闈中其選明
年擢進士第奉詔還其鄉績學以待用宣德己丑召入
朝授行人司行人君質直簡静奉法守職無所避就在
任九年無歲不使於外從容閒雅禮度不失君命不辱
亦可謂賢也矣至是使韋州没韋州去京師數千里其
没也翛然不以介意非其賢能之乎曽祖仲賢祖存遠
父仕勉皆業儒而隱配曠氏繼蕭氏子男四人長即踐
修次踐猷早卒次踐實踐行女二人劉嘉祥羅奭𠱓其

壻也孫男六人女一人嗚呼以惟珍之賢而爲行人之職人固已惜之於其没也又皆爲之慟悼不已何也葢國朝最重行人之選自太祖高皇帝以來嘗以進士爲之及滿輒超擢以方面之任至於今日往往去爲大官而惟珍獨不幸不及見其顯融而忽焉以死也豈非其命也耶豈不可慟也耶予遂表諸其墓使後人知其賢而其所可慟者在此也

馬主事父墓表

工部主事馬銘踵門請曰不肖孤愚昧無庸忝職地官屬以齒列士大夫之林實賴先人之訓有以致然也竊自喜幸際明時資禄以為養而先人不幸嬰疾以没痛毒何可言於時得今右春坊右庶子周公為翰林侍讀時為銘其墓不肖孤奉歸喪事服闋還朝改任工部幸以年勞獲膺褒寵之命得推恩贈先人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榮遇至矣然猶懼先人之德善不暴白於世以傳永久欲具石表諸其墓願先生賜之文將刻

而樹之庶以慰先靈地下而不肖孤不孝之罪亦或可以少釋萬一焉予聞其言而悲之因念銘舉進士時予為秋官主事已與之相識已二十餘年蓋舊人也其請不可辭於是詢其世馬氏本南海望族君字子立自少穎悟過人既長又補縣庠弟子員力務學不懈以父母老圖所以終養者退而家居不復有仕進意事親以孝聞鄉黨稱之既而曰吾老矣不能有所為矣篤意教諸子以舉進士為業及銘果第進士為户部主事喜語人

曰可以不負吾志矣享年六十有二以永樂戊戌歿於正寢妻宋氏有賢行子男二人長即銘次諒女四人皆適士族君淳重篤厚其言行為鄉人所信服有忿怒不平不之官府率求正於君徐以理諭解之莫不歡然以去由是改行不敢為非義者尤衆也嗚呼君之才可以用世君之德可以善俗乃自韜晦不獲一展以歿予為表之使人知君之賢而所以食其報於身者不止此也

息齋王處士墓表

永樂癸卯冬十有一月廿日章之龍溪處士王公没時年已八十矣有子男二人長昇由進士為安福羅田二縣令入為大理評事用薦撫州太守所至皆以廉能名次寓居鄉以善行見稱女二人皆嫁為士人妻孫男幾人皆讀書世其家人曰此處士積善之所致也處士少喪父能奮自樹立以紹先業其行事必據理守正不茍且以狥人而利已其事親孝謹嘗痛其父不逮養時節祠祀必哀慟焉母没葬祭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鄉鄰

多取則馬樂道人之善有不善者輒不與相接有死喪
患難貧乏不能自存者量輕重緩急以周之里中饑有
以衣衾易粟者謂曰汝留以禦冬吾貸汝粟償不償不
汝計也津渡舟梁廢壞者掇已貲修復之所居之南有
大溪一日自外歸颶風大作見一舟飄蕩中流失楫幾
覆者再亟令强力僕數輩挐小舟往救一舟之人得免
元末兵亂奔竄從兄嫂蘇氏埋銀一合桑園中事平歸
失記其處公一日行園中脚踏穴空銀合見徐取土掩

之呼兄嫂取視果然嫂欲少分以報其德堅辭不受洪武中郡舉孝廉不就曰吾老矣盡力畎畒以自給暇則教子讀書學道庶幾有能報國家者我則無能為於是作一室於其居之偏號曰息耕人故以息耕處士呼之處士諱舉字宗禮没之後廿年其嗣子太守公來考績京師求予表其墓古之士有一善之稱者輒傳播於人而名後世處士之善行如此可使之無傳耶

贈奉訓大夫户部郎中楊公墓表

地官郎中楊公諶奉户部主事湘川王信所為其尊府行狀來請曰先人没已若干年矣初葬鎮原及老母没命不肖兄弟曰華亭去鎮原五百餘里祭掃為艱我死必葬我華亭得與汝父同窆尤幸也不肖兄弟於是啓先人之墓遷柩與老母合葬於華亭今又若干年矣大恨二親之德善泯泯無聞也欲具石表諸其墓未有為之者敢以請於先生子曰諶未相交而相知者以其篤厚慎重練達識時之士故不辭而為之文曰公諱思道

字承輔其先華隂人六世祖時中元平凉府尹始由華隂徙居咸陽時中卒於平凉葬鎮原子孫留居之平凉生大元護軍都尉公之曾大父也都尉生圭安西王相公之大父也王相生國英開城路經歴公之父也公自幼端重不妄言笑既長從州先生習舉子業累試有司不第後為知者薦授甘肅省宣事尋選副總帥時元政已不綱天下騷動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據鎮原公外禦寇攘内撫流離設奇應敵據關守險賊不得肆然城

守日久内無儲蓄外無應援告急於朝為用事者所沮公知事不可為輒棄官歸隱於華亭洞山之陽有問者則曰吾晦跡以待天下之清耳及太祖高皇帝平一海内欣然曰聖人在位可以出矣遂占籍華亭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設學召經明行修之士為學官乃膺薦分教華亭典教襄陵有成人之績以年老予告歸洪武甲戌七月七日以疾没享年六十有四配王氏元萬户高平王某之女有賢德宣德癸丑正月廿有二日没壽八

十四子男三人長三次宏次即諶女六孫男十三女七人諶以鄉貢進士擢户部主事累陞郎中推恩加贈公奉義大夫秩事部郎中王氏加宜人公有行誼其於財利泊如也在華亭嘗出郭道遇拾一遺槖僕請發之不許立馬少憩遺槖者還尋取以歸之在襄陵次子出得一金耳璫以歸言於公後有僧云陳丙之子婦所遺者亟命還之嗚呼公之出處進退取舍之際其賢於人遠矣而卒不施於用世或惜之雖然以其學成就後進見用

於時者不少其所以利於國家也豈不大矣乎故為表彰之使過者誦公之利國者大也

容膝先生墓表

先生諱根字古清姓彭氏曾祖宋國子上舍諱六有精於書法祖築岩父芳遠皆不仕芳遠素落魄不事生產貧無資往依婦翁任氏故先生自幼鞠於外家性頴敏志氣不羣嘗見上舍與晉唐人所書曰獨不可學與閉户臨習不數年下筆輒出人意表尤善大書然人不易

得至今惟縣額三大字存焉事親孝朝夕極甘旨之養
而自奉泊如也兄弟間友愛甚篤一日以詿誤當逮至
京季弟復安力請代行事既白而卒每語及必流涕里
大姓周氏國史者無子有二女欲擇婿得先生留贅於
家命長女事焉悉屬以家事事外父如所生及没葬祭
宜於禮兄弟四人父没各分財產先生既居周氏族之
尊行有欲奪其產者輒舉以讓之不較後其人没家日
消落悉售其產傾己貲與贖又始終給其家令弟復岩

繼其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有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劵晚乃有二子既老搆一齋於其所居之池上曰容膝嘗誦陶淵明之辭於其中曰吾雖非淵明之匹由其辭以求其樂則無不同也遂因以為號焉客至輒相與傾倒極醉而後罷暇則肩輿訪舊或杖屨逍遥於山水間休休然有自得之意其於紛華市利漠如也一日疾作前期悉邀嘗所往還者與訣别無一語及家事明日遂卒洪武癸亥三月七日享年六十有五葬濯橋社背之原

配周氏有淑德後先生二十五年没二子長曰欽務威次曰鑑務倫四女劉子復夏敏劉成昌劉賔禮其婿也孫男十三人琇璪琚琉戊戌進士球瑜瓛璧鄉貢琮璨理瓏璉女二人適士族曽孫男二十二人女二十七人玄孫男五人先生既没五十有三年琉自翰林編修遷廣東按察僉事始狀先生行實請予表其阡聞之先大夫云先生剛毅正直仁厚士也嘗客遊嶺南至南華寺後有閣嘗夜見怪人莫敢登先生攜客同登宿其上羣

怪侮客并榻移置閤下先生連三宿皆漠然不敢動先生葢剛正之氣足以懾鬼神而况於人乎夜有盜入其室為家人所獲慰諭而遣之終不言其人退悔不為盜鄉鄰族黨有爭競者輒舉先生讓產事自愧罷爭者甚衆嗚呼以此移之官理其功烈豈少哉而卒不及試浮沉閭里以没獨不可惜也耶予時謹識之今因琉之請質諸其狀不誣遂并書使歸刻焉過者讀之其亦有感發者乎

古愚戴先生墓表

古愚先生予友也予嘗與同游縣庠先生長余九年予以凡禮事之洪武中先生貢入成均擢五軍斷事官左司稽禮未幾罷官歸而予猶未出仕先生竟坐稽禮時事發覺謫戍大同之安東衛軍帥待以師禮甚尊重之然終以不樂得代而還惟以游樂山水為務洪熙中監察御史胡啓先以才賢薦之先生本無仕進意縣官迫遣之不得已入朝既至詔下考試之不對復遣赴安東

時安東廢入混元居混元數越月即復歸謂所親曰今而後人不復留意於我而我亦得以優游林下無虞矣宣德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六以疾卒既葬嗣子難求今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泰和王公為禮部侍郎時銘其墓暨予致仕歸又求予為其墓表先生既故人而難又嘗從予游義不得辭遂為其文曰先生諱審字誠問古愚其别號也既老又號曰慣窮老人姓戴氏其先丹陽人自叔倫仕唐為御史刺撫州子孫因家撫之金

谿八世至利華南唐招討使又鎮安福遂家邑西之郭
村宋刑部員外郎之邵以軍功著聞於時潭州通判特
立梧州太守重熙開州通判中行彭澤令累世皆以科
第致身榮顯彭澤從曽孫端元道州教授道州生順翁
順翁生常州教授起潛起潛從弟有源先生有源仲子
也起潛無子有源以先生後之貌甚雄偉美髭髯自少
好尚不羣而襟度瀟洒議論慷慨恥與庸衆人語所交
必故家大族儒雅清修有節槩者其崛强粗鄙放曠不

檢之徒未嘗一接識至於敬禮先輩老成惴惴焉惟恐一毫拂其意歲壬午鄉里惡暴子相聚刼質人欲為亂先生曰此風不可長也與衆謀捕送縣官不數日四鄰刼殺盜起環境獨晏然故人舒伯庸年老以幼子相囑伯庸死教育其子成人又經營田宅以居之而妻之以女見人有不給者則傾廪周之不恡工為詩得唐人體製在混元時廣靈王聞其名求與相見辭卻之簡書數至蓋欲與論詩法也終不往晚年益肆力於詩詩多可

傳其所著有古愚先生集行於世娶楊氏有懿行子男三人長即難次位次冰冰早卒女四人劉偉獻周敦穀劉憲高舒彌極其婿也孫男八人量威用善中已會闕曽孫男五人墓在順安鄉江浦之原與其弟誠辨合葬焉先生孝於父母和於兄弟孝弟之行鄉邦則之平生未嘗以非禮加人亦未嘗為非禮事其才可以用世知世之不能用也故每每退托而歸卒以隱約終其身嗚呼若先生者烏可使之泯泯而無傳哉因難之請姑書

其大槩使勒之墓道之石云

前禮部郎中陳君墓表

陳氏世居蘇之吳縣君諱貴字遵道少孤能自力學入郡庠為弟子員貢成均居上舍初授兵部職方主事時選幼軍隨侍宣宗皇帝部以諉君君整治有條紀上官嘉之既三載調刑部河南司主事先是獄有以避嫌被逮者衆久不決君至曰以嫌疑斷獄於已既惑枉直何由辨遂原其情定其罪人心懾服而誣逮者皆得釋秩

滿陞禮部郎中坐累左遷睢州吏目睢民不知學而惰於耕君下車告於其長曰學校風化之原農桑衣食之本有司首務乃相與興起學舍而作新之巡行鄉邑見家居有桑棗墾闢者召至州優禮而奬進之由是人知向學惰農爭勤於樹藝黄河支流衝激為患害及三邑力白所司堰其上流其患乃息廨有空宇妖狐據之扃户莫敢啓巫因之以射利為妖妄語以惑衆君命撤其室適同官看病者巫言祟在狐君聞置巫於法其怪遂

絶盜羅皮詐稱朝使下郡録囚因出繫囚脅從之其黨
段乙潛鬻物於市君過而見之曰彼非商何得有此執
訊具其情興民利去民害多類此故民咸歸心焉正統
五年八月考績上京師卒於北京之寓館享年五十有
七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諱福以君貴贈承德郎刑部
河南司主事母夏氏贈安人配唐氏封安人子男四祥
祐祺禮孫男女二人没之後一年祥來以喪歸葬因助
教李先生請予表於墓嗚呼遵道之生雖不得志於時

而有惠利及人人感思之死而不忘夫能使人感思之死而不忘猶不死也遵道又何憾焉予是以為之文俾歸勒之石表於墓上而又為之銘曰其進之難世或不知其沒之哀民莫不思人雖云遠其名則垂匪名之垂惟惠之徽青山緑水其墓在兹後來不知徵此銘碑

行狀墓碣

翰林修撰彭君汝器行狀

君諱璉字汝器以字行姓彭氏吉之安成人其先出唐

廣陵節度使德夫之後子孫來居邑東之石陽宋時有曰嗣邦嗣興聯中童子科曰孟舒以文章馳名於鄉郡歷元世弗耀曽祖某祖某父文郁寛厚長者母郭氏君自幼時已嶄然出衆宗族鄉人皆異之謂君將大其門既長縣令鄘公聞其聰頴遣補縣學弟子員永樂初元以易經中江西第三人次年對策大廷登上第遭逢皇上崇儒重道選授翰林庶吉士與二十八人留秘閣學古為文章不預政事五年陞翰林修撰六年以母憂去

官時天子將以明年春二月廵狩北京前期選諸廷臣扈從以行於是召君及家未三月而詔起君至賜以良馬扈蹕而行至北京一日上至館閣召秘閣諸吉士訊以韓栁文惟君背誦如流上大竒之賞賚而罷留行在者二年竟以疾歿於北京萬寶坊之官舍八年九月三日也享年三十有三君為人沉静簡重狀貌薾然若不勝衣而勇於為義平居落魄無檢而處事則有條紀好讀書幼時父遣入社學數年一日忽言於父曰比與童

豎伍誦書倍文不過指行數字無益也令將違膝下擇所從游父曰童子何用如是且宜識字無妄言乃固請以行往即鄉先生劉澄清之門先生學廣而才高素輕慢士聞君在門呼以入問所從來即授以書君授書即問大義所在數月已能自講説探索不煩於師下筆習舉子業粲然可觀先生大奇之進之於諸生之上諸生多年長於君咸易之曰童子耳乃得於先生如是吾輩反出其下乎約為詩使和以窮之君應聲為和若宿構

然如是者數四卒莫能困於是衆皆伏其難曰先生不妄與人也十四五時家有役事其父將自往君曰有我兄弟豈宜使長者自當官乎即請自往父喜曰稚子亦能了公家事矣伯兄汝舟由洪武甲戌進士為閩清令君往省焉泊然以居不為紈綺驕貴之習唯尋訪儒生以相從議論文章為事暇則登覽山川賦咏以自適兄既以事役作京師君從之極力相助兄歿負骨以歸葬於鄉而有司以倒取其戶人隷戍伍仲兄以次當行君

白其父曰有弟豈可使兄從軍乎即奮然以往後卒以赦免與人交往未嘗大聲厲色然亦無媚悅意博學强記於書無所不讀及在翰林每承顧問皆引答稱旨其為文不蹈襲前人亦不甚經意灑然成章尤好為詩清麗富雅遭逢聖天子在位風厲學者以復於古君於時優游館閣涵而蓄之暢而發之君山積而水湧莫可禦止其文章固已貴重於時使其不死而進進不已則豈止如是而已哉故其死也朝之大夫士與夫在外之人

識與不識皆為之悲傷涕泣且曰斯人豈可死也夫娶某氏再娶胡氏子二人曰某曰魁女一人皆胡氏出也君嘗患瘵疾凡四年不愈而詩書筆硯不廢或勸其飲酒則辭以疾有索其文與詩者未嘗或以疾辭予每止之則曰人之求予文豈以為貴哉求之他而不得則求之我亦圖其易得耳吾烏乎拒之疾革時持卷軸者猶在門徘徊弗忍去歿之前數日予宿其第見其終日回旋室中不得一就枕而未嘗有歎息聲是日及暮忽執

予手就床坐曰吾頃刻間耳便當與君别獨恨不得見吾父而死也為我謝諸公其必歸我骨故鄉不然則葬我於斯甚無焚我也時侍講曾君子啓與君比屋而居曾君來視之曰吾疾如此凡事在不言中耳又謂予寄語啓先無負平生言訖垂首而睡曰甚佳毋驚我及夜静一鼓復呼之顧予曰與汝説話不得從容我去矣復連呼曾君至已不能言矣須臾遂絶予既與諸君哭之甚哀明日交遊之士數十人皆來會哭合所賻贈得錢

數萬緡以具棺斂翰林學士胡公以言之上上歎息久之且曰此其秀而文者乃命吏部遣其族之兄孚詢護以歸將以年月日埜於某鄉之原有遺文若干篇詩若干篇予所收録皆可傳也予久辱與君交悲君之賢而位不及大顯年未及中壽以死死時謂余必得學士銘我目瞑矣故當撰撰次其行之始終以請銘焉所以成君之志也謹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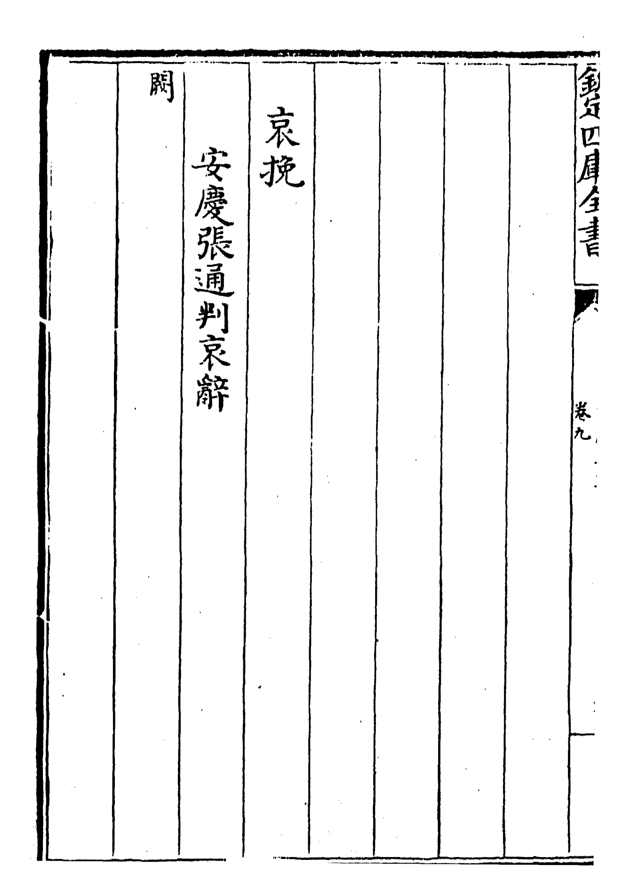
處士彭敷寬墓碣

君諱性守敷寛姓彭氏吉之安成人其先世居清江祖龜年宋乾道進士來為安福丞兼連嶺鐵冶事既去留孫沂居於縣邑之葛州葛州連嶺之傍近地也遂為安成彭氏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敬宗皆不仕母王氏君兄弟三人長兄敷文早卒兄嫂誓不他適君事之甚謹次兄敷恂以文學薦入朝君没後四年始為禮部主事嘗歎恨其不之見也君倜儻俊邁有志尚讀書識道理善議論喜飲酒其所言與其所行務欲尚於人不肯屈已在

人下見人之卑鄙猥瑣者側目視之欲與語望望然去曰我不欲見此等人也人有急求之赴之不計利害貧窮餓殍者濟之惟恐不及君性躁直於人無少容其為不善者必斥之不為諱有相爭事曲直不辨者君以直言斷其是非無不讋服而其兄寛和温厚嘗不喜君所為戒之曰禮以和為貴未聞如此處鄉人也孔子居鄉黨尚恂恂然況衆人乎君則曰與其和而得人愛莫若直而使人敬愛則至於慢敬則畏而不敢為不善使一

鄉之人不敢為不善則是我亦一鄉之善士也其好高議論皆類此雖與其兄性不同而言不合然於友愛之情甚篤故其兄至今一語之輒流涕也初娶周氏其夫君喜賓客有過之者必盡歡乃罷至累日不厭或倉卒無所具周氏必竭力營辦務遂其意然後已及其兄之來京也乃作修省堂求名人賢士作為詩文置之其壁間欲勵行以自修省敷恂聞而喜之永樂甲午十月十日竟以疾卒於家距其生洪武己酉十一月得年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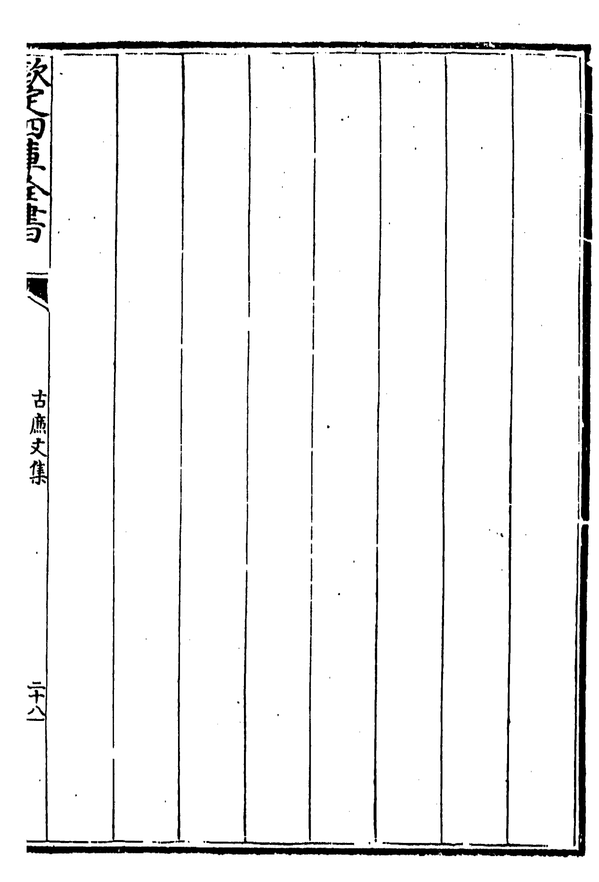
有六後娶劉氏亦有賢德如周氏子男二大經大綸女三人長適梅林劉氏周氏出也餘二人在室者劉氏出也以某年月日葬里之對門山後七年主事君謂予曰亡弟嘗慨然有功名之志不幸死矣欲求名於當代之名能文者追藏之墓中子與吾兄弟交厚也而亡弟之行子知之願為之碣予因記憶往年家居時君以公事來縣中途暴雨至舍皆小家不欲止冒雨行數里人呼曰獨 闕



哀挽

安慶張通判哀辭

闕



此可以觀公之為政矣永樂丁酉以詿誤來北京既得直適當營建新都留督工於房山庚子三月十七日竟以疾卒於房山公學問充裕操行正直居家孝弟與人交意度豁如平生不苟取與故居官多不給孔子曰仁者壽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若公者非所謂仁者與而貴不及大顯年不及上壽以死又何與彼之紆青拖紫而在貴顯之位豈必皆仁者耶而安榮富厚終其身無虞是果何理哉觀彼有餘視此不足得不可哀也耶然

而俯仰無愧名於當世傳於後世而垂無窮以彼較此是又可哀也耶且公之死也大官達人四方賢俊之士洎官司小吏作徒隷之人在房山莫不聞而哀之至於臨弔哭送視殯埜者以千數嗚呼非其賢能若是乎誠使得其年與位焉其治効又將大著俾世之蒙其惠者衆而吾黨之士皆得見其成為之柰何卒不遂而止於斯其又豈可不哀也耶哀之不已而又重之以辭者見吾之所以哀公者有非衆人與夫在房山者豈所為哀

而已也其辭曰嗟惟賢明兮學醇德茂位處宜崇兮福錫宜厚貴不及顯兮而年又夭有豐厥付兮而嗇其祐天惟福善兮終莫能究懷慝蒙穢兮峩峩組綬滛蕩踰檢兮怡怡黄耇視自有餘兮而人則否彼忽以泯兮我貽不朽雖死猶存兮又何必壽是奚足哀兮胡疾若疚假之以年兮大展厥負俾惠施溥兮慶及於後先昭前烈兮樂我朋友曷我峩冠兮止於再就我悲可任兮淚如懸溜蒼茫無端兮卒亡無咎辭以志哀兮遺於永久

紹興太守彭公哀辭

紹興太守彭公樂善先生既没之二十四年其孫今翰林庶吉士麟應始登進士以天台王公俊華所為先生墓銘其事未備也乃摭拾遺行自為狀欲求當代名人表諸墓煞予於先生之始終獨得其詳焉因記洪武中先生應詔起於有司所禮予時為邑庠生與縣大夫餞送先生於城南門外見先生魁岸奇偉容貌端重衣冠整飾而言論簡直不事矯偽縣大夫亦改容敬之時行

者凡數人獨與先生握手行衆中數十步致語道殷勤
意既别去極望而後返及先生至京師奉旨出守紹興
有善政然後知縣大夫之所以致敬者有以也吾族叔
父思渙嚴毅方正廉介而有為以才薦入朝適先生没
繼守紹興其治大抵循先生之舊而治效亦大著其後
罷官歸與予歴歴道先生時事觀於銘文而不誣嗚呼
先生可謂賢太守也已雖古循良吏不過是也吾嘗以
為先生之善行多矣至若僚友同知李某者先以事役

作京師先生乃能斂俸之餘積及公堂之所收遺人時
賚以資之尤人所難者使人皆先生也則善化豈有不
行風俗豈有不厚哉吾竊感焉思先生而不可見不能
已於言故為辭以紓其哀云其辭曰偉先生其可尚兮
老躭志乎詩書粤抱道以自珍兮終林泉以為娛時維
遭夫聖朝兮乃惝然而改圖爰拂衣以就徵兮儋吾駕
夫安車望天門以陳辭兮陋公孫之曲學皇昭揆於茂
德兮寵專城之顯擢知豈弟以為政兮徒隷耻其鞭朴

仁義孚而誠感兮謳歌謡於郊郭擬隆秩之是臻兮豈徒娩乎龔黄何輿情之未副兮遏奄忽以淪亡遺厥愛於會稽兮民流涕兮淋浪嗟後來之宦達兮騁巧智以為良藉汚穢而不蠲兮被文繡其揚揚觸吾目而不能覩兮慨薄俗之可傷彼泯滅而無聞兮跋先生之耿光託微辭以志哀兮踰千祀其能忘

三衢吴處士哀辭

三衢有處士曰吴公伯恭者孝敬仁愛之士也少喪其

父哀毀不勝其母嘗遘疾醫弗効遂自究精於醫學卒愈其母疾因以濟於人不計利又能以其所有施與貧乏無復顧惜教訓子弟必以忠孝為先晚年構亭於金陵之上以花竹自娱年六十一而卒嗚呼世有不孝於其親而貪冒鄙恡不顧人之是非者聞處士之風亦可以少愧哉而不愧者是不悔而自棄也雖死其誰哀之故余特為辭以哀處士於既没廿餘年之後者固宜也然余非獨哀處士也所以為世勸也其辭曰嗟稚齡

而失怙兮聊娱志於詩書托清風於畎畆兮端遐軌於廣途世既莫予知兮甘澹泊其晏如知孝養於慈母兮豈獨効夫甘旨曰疾病之在躬兮慮庸醫之靡靡慕軒岐以究心兮果余衷之獲遂匪子職之獨宜兮於塗人其有濟念饑羸而無歸兮掇飲食以飼之貸不足而莫償兮立焚劵以乞之敦禮義以為訓兮藴道德以日裕娱晚節於林臯兮日優游於杖屨彼勃戾而汚濁兮佪先人之舉措豈狹斜之是循兮騁堅良於通路嗟紛揉

而莫究兮於先生其可傷粤薄俗之可歎兮感潛德之幽芳慨音容之已逺兮惟餘韻其難忘

胡參政哀辭

洪熙紹位之年工部給事中廣德胡公廙字致恭九載任滿陞交阯按察僉事陛辭帝曰汝竟往耶公稽顙而退明日詔吏部遷都御史公居臺端未幾復有福建參政之命正統初秩滿至京懇乞骸骨得致仕歸五年以疾終嗣子英方弱冠走京師謁公卿大夫求為銘誄碑

文哀挽之辭以顯揚其親夫以公之壯也受知先帝未能久於其位以去及其衰也欲教其子未及見其成以没是皆可哀也遂為辭以哀之辭曰先皇踐祚欲隆至治簡選賢德列於庶位公於其時實受主知僉憲外臺行且陞辭帝曰卿往我心弗豫命公且留陟之顯位曽幾何時鼎湖雲興遷佐大藩遂以南行既老懸輿以娛晚節篤意教子期紹先烈朔風颯然吹彼霜林蕭蕭喬樹忽聞哀音公則已矣而有令器亟圖不朽以垂來裔

埋墓有銘表墓有碑不泯在兹庶泄予哀

蕭處士挽詩序

泰和有處士蕭其姓鵬漢其字者没已二十餘年矣其從子鎡為翰林編修始疏其德善求諸士大夫作為歌詩以哀之既積成帙以來告於予曰先叔孝於親友於兄弟見於禮部侍郎王先生誌其墓者不誣也先人嘗為山東鹽運副使先叔徑往省之留數月而後歸謂家人曰吾得盡吾情樂也好學工於詩尤篤於教子必延

致賢者為之師令侍講致仕余先生監察御史任先生
魯府紀善梁先生皆嘗賔其西塾鎡幼失恃召令入塾
凡奉師之禮飲膳之費皆其所給嘗指鎡謂先生曰此
吾從兄子也孤且貧而性質可教幸為我成就之庶以
慰先兄之靈地下先生感其言教誨之益力鎡之所以
幸而成立忝竊科目以有今日先叔之力也嗚呼先叔
視鎡猶子也鎡不得致養之猶父也私心之痛其可勝
言先叔才學行義可以致於用而不得試壽止六十有

二而客死於外此其尤可哀也皆見於諸公之所詠歌
頤先生為序之昔有王基者少孤叔父翁撫育之甚篤
厥後仕至豫州刺史以功當封乞分爵封叔子以酬其
德魏史書之垂耀至今編修君欲報處士之恩無所用
其情念惟文字可以托之久遠使人歌而思慕之不忘
其意豈異也哉嗚呼父子相親兄弟相友此彝倫之懿
也古人修之於家行之於國而無不達者由此道也而
後世乃有父子兄弟相視如塗人者亦獨何哉禮教不

明而鄉無善俗也蕭氏本詩禮之裔吾聞孝弟之義見於父祖子孫三世矣豈非其鄉俗之善者乎孔子曰詩可以興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然則是編之存非獨使人諷誦之而有以見蕭氏世德之美殆必將有感發而興起是亦善俗之一端也故特為之序云

羅侍郎哀挽詩序

正統四年冬致仕工部侍郎羅公没於家明年訃至北京士大夫莫不哀之而形於言又明年其姪孝感令勉

學以考績來天官求少宗伯臨川王先生為誌其墓輯諸公哀挽之辭得若干篇為一帙徵予序公名蕭字汝敬以字行聰明慷慨學問該博智識膽畧過人其所為有人所不能及者嘗奉命往使交阯撫諭蠻夷召鎮將還京比至廣西黎賊已據交阯城鎮將與中國士民皆遝出境衆謂公不可往副使者亦不欲行公曰吾與君受命往使交阯未有詔止君而留此可乎鎮將數以言撼公意沮公行公曰汝受朝廷厚恩鎮撫一方既不能

以死守又不待詔命私與賊和辱國辱身如此猶欲對人言語是無廉恥人也我豈效汝為哉即日率衆長驅至關關吏莫敢拒黎利錯愕出迎奉紙筆詣前曰夷俗不曉禮節公援筆具儀注數百言授之蠻人環視大驚既入城頒布詔命諭以朝廷恩意開示禍福黎利率衆拜俯呼萬歲歡聲雷動遣使奉表入朝謝罪又嘗奉命巡撫陝西多行寛大之政惠利及人甚廣時西邊用兵將士恒苦食不繼公以為部運者怠於事自往督之先

後緩急秩有條紀方渡河至莊浪遇羣寇無兵援為流矢所中墜馬寇退輿入驛舍出其鏃卧護部領者務督運至邊無有散亡者由是邊餉給足將士得有所恃以成禦攘之功公預有力焉嗚呼是皆人所難能者宜乎士大夫哀之之至也如此予與公同年進士同入翰林同為講讀官同出為御史其後予復入翰林為學士而公則超拜冬官侍郎雖勢位不同而其心之相契則無不同也公致仕家居予以祭掃還朝過公公時已有疾

杖而候於門曰先生來吾疾亦愈矣輒呼酒笑談如往昔時無少倦臨别謂予曰文水瀘溪山川相屬舟楫杖屨相與遊從乎其間蓋有待也予曰此吾志也嗚呼安知其别未三月而公竟至如此耶然則予心之所感又有甚於士大夫之所哀者焉往往有使自西來者云西人思念公不忘言之輒墮淚曰安得有如公者來撫我耶如使其聞公之没則其哀感之意又有甚於予者予是以序之使讀是編者知人之所以哀公者不止此也

周長史哀挽序

周君孟簡予同年友也始與其兄今庶子崇述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為編修又與予廿八人者同讀書中秘學日益進而仕又不遷凡廿餘年然後得陞詹事府丞繼陞周王府長史王素知其名得之甚喜所以待之之意加厚君在王前小心慎密言論歸於正處事必揆於理不為詭隨不事浮誕王深嘉之王好學於六經義理精粹古今人賢否得失所以咨問於君者無虛日君嚮

應無遺王尤敬愛之宣德七年壬子正月朔旦以疾卒卒之日無以為殯殮具所以殯殮之歸其喪葬之費皆出於王王哀之慟訃至京師交遊之士亦莫不哀之不已至形於言者衆也庶子君輯之成編徵予序君為人寛和簡靜學問優裕為文辭力追古作者勇於為義不計利害交朋友以信有欺負之者亦不與較求之同時之士若君者不多見而仕止於是壽止於是嗚呼豈其命也耶未卒之先嘗以公事至京師人見其羸然若不勝

衣面少顔采步趨舒徐言語氣翕翕若不續皆為之憂

予以為君素孱弱令之來也憂愁思慮道路風霜侵迫

有以致然耳嗚呼亦安知其果若人言也耶雖然世有

富貴顯榮氣燄赫然動人者及其没影滅響絶人無得

而稱之而君之没士大夫歌詠之不忘如此豈不賢於

彼哉然則是編之傳亦可以觀矣

都督曹公夫人李氏挽册序

前將軍都督曹公之夫人李氏没其子璘自遼

奉其喪還京求少保禮部尚書南郡楊先生為誌其墓
葬於玉河鄉之原先塋之次於是士大夫皆知夫人之
賢而有哀挽之作璘輯為一帙求少宗伯臨川王先生
為之引璘來省墓求予序其後惟挽詩之作必其人有
可哀者然後情發乎中而形於言非無所為而為之者
夫人生長富貴之門歸於富貴之家膺褒爵之榮有子
有孫當太平盛治之世安享福禄五十有八年而歿於
正寢亦何所不足而士大夫哀之至如此耶蓋夫人居

事父母以孝聞既歸曹氏為婦為母咸盡其道獨太夫人未盡終養其心豈無恨耶將軍自掌京衛出任都帥入居督府奉命鎮撫東北隨所遇得盡心所事以勤勞國家致聲望之隆者以有夫人主中饋而無內顧之憂也一旦遽失所助是其心亦豈無所憾也耶夫人在時一家之間以養以教衣服飲食百物之需莫不足給內外熙然令而已矣為子為婦為僮馭者遽失依歸又獨能無所憾也耶夫如是則士大夫哀挽之作不能自已

者豈勉强而為之哉雖然女婦之善不出閨闥若無賢子孫以圖不朽誰將知之今夫人之行美矣而璘又能拳拳焉思所以彰之而欲其傳遠也夫人可謂有子雖死猶不死也予安得不為之序之以副其意耶

祭文

祭柴尚書文

維某年月日翰林學士李時勉以清酒時菓致祭於亡友兵部尚書柴公叔輿之靈曰悲不見公三月之久慨

想音容在吾左右恍如夢寐忽焉無有嗚呼哀哉公之
為人襟度洒然發言處事無狥無偏識者相親不識忌
焉其屬司馬守官如素不為勢附於人無怨於時或忤
乃承恩命出佐大藩清譽播聞湖山之間雖在朋游不
敢妄干惟岳政弊民幾不保公來守之四郊熙皥洽於
懌孤蘇此枯槁爰陟卿位羽儀朝端席不暇暖奉使往
還竭誠効職事集民安西北不靖命將守備以公廉正
參其軍事公往臨之一輔以義西師桓桓待哺嗷嗷或

失撫摩不服其勞公飽其飢振惰為驍士飽而驍可以
擊寇寇來在邊攻不待詔賈勇爭先惟恐或後賞功酬
勞無有所私彼或私之我為正之孰是孰非罔敢或欺
公之將至行正言峻上下諠譊欲相擠擯公執不移久
而自信信著邊鄙名重朝廷勑賜駢羅旌此勤誠復陟
崇班八座之榮召還暫休偏承恩遇乃得上請歸省墳
墓還朝疾作猶眷西路皇乃命醫日望復常久而弗瘳
俾歸其鄉治任未發遽爾云亡嗚呼哀哉我昔與公遘

迭罹獄繫再更冬寶同爨宿嘗以有餘周我不足自是以來契好益深我知公性公知我心言論無猜是規是箴嗚呼感念疇昔能不慟哭而今而後誰我忠告霜林衰朽孤立疇依輔仁何望下流之歸瞻仰不及有此勲烈光耀穹蒼輝映日月炳炳琅琅其猶未及愧我尚存厚德莫酬撫棺臨祖零淚交流殘年一别萬古千秋

祭聰孫文

維某年月日祖父遣家僮祭於第二孫聰之靈我自歸

省墳墓見汝於諸孫中獨可人意及還朝携汝以來汝亦欣然相隨比至京師遣汝從汝姑父編修吳先生學日夜勤勵不怠姑夫亦愛汝聰慧過人篤意教汝忽遘疾成瘩更數醫而愈往學如初既而疾復作醫以為舊疾仍舊法治而疾益劇最後醫來始謂内癰生於肺期三日効三日果効益六月廿有九日也七月朔旦我朝回見汝自起坐床前對案啜粥竊自喜甚明日外癰發於胸脇間一日夜疼繞腹背醫亦莫知其然竟以是不

復起嗚呼痛哉方疾殆時汝見我憂愁之意形於顏面曰死生有命公之高年無為我戚戚也我悲不能言頷之而已汝又數令所親致寬譬語嗚呼言猶在耳而汝不可見也吾安能以不悲鄉人有善星命來言汝今歲凶煞相併無吉援終凶若公行善則可以庇祐之嗚呼安知其果如術者言我之不德卒不能庇祐於汝使汝未冠而夭不及見其成吾又安能以不悲今年春遣汝叔南還汝亦欲往我命留汝前月遣家累南還汝又欲

往我又留汝前之留汝者欲汝成就所學取功名於當時以紹前人之跡後之留汝者欲汝便於醫藥務愈汝疾以玉汝於成嗚呼安知其返以禍使汝至此極也吾又安能以不悲吾老矣獨居數千萬里外所恃者有汝在側今汝又棄我而往蕭然一室之内舉目無親災患疾苦其扶視我者誰耶愁憂無聊其慰藉我者誰耶脫有不諱其為我哀者誰耶與言及此吾又安能以不悲初携汝來時汝父母歡然送汝以為此行讀書學問必

底於成所以期待顧望於汝者為何如亦安知其至於此今以汝喪歸汝父母哭汝而汝不知也呼汝而汝不聞也欲如往昔讙笑話言而汝不可作也所以懷憤怨恨於我者何如嗚呼我實為之其又何尤雖悲苦困憊其誰卹哉我今行年六十有八十數年來哭汝伯祖父母哭汝伯叔兄弟今又哭汝凡十有四喪心摧肝裂淚盡眼枯諒非久於人世者祖孫相見可期汝聞我言其亦悲乎不悲乎韓子所謂死而有知其幾何離使其無

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嗚呼痛哉茲有便舟遣家人顯政扶汝喪歸於故鄉擇善地葬汝江湖舟楫風波震動汝其安處以往毋驚毋懼尚饗

祭章侍郎文

人之有生孰不有死死而不朽斯以為美惟公之生穎敏篤誠明經掇科蚤已成名茂膺睿選績學中秘勤慎不懈卓然偉異遂承寵擢作屬秋官推讞詳明人以不冤累陞正郎轉職吏部考績司封益有嘉譽先皇垂眷

遷貳春卿副典邦禮惟寅惟清夙夜之間竭誠殫慮曾幾何時百政具舉皇念交阯夷氓蚩蚩宜付其酋為我撫之公乃奉使覃敷恩澤遠人讋服一心歸德親藩既復上章有言詔下三司莫解其棼上以命公持節往理片言既出判然而弭公之為政可謂曰能餘三十載福祿宜增宜享壽考以永厥世云胡一疾遽焉傾逝某等同朝入出亦既相知忽聞訃音能不傷悲惟殽既馨惟酒既旨奠以告哀靈其鑒只

祭楊少保文

嗚呼士之生也莫不欲成名於世而或不遂所期惟公以簪纓之胄業詩書蘊道德為湘漢之瓌奇士之出也莫不欲有為於世而或不遇其時惟公以仁義之學擢高科登顯仕為廊廟之宏材歷累朝而不離於館閣佐聖主而黙賛於樞機大闡皇猷惟其所輔深恤民隱惟其所施見於外者名愈重心愈下而於禮節無頃刻之或違行於巳者年愈高志愈篤而於操行極始終之不

移當朝之公孤鼎峙而輔弼者實文真文敏與公三人之是資慨先後以淪没獨公與與蹇蹇竭誠以論思責任愈重而寵眷不衰政務益勤而纎悉不遺非惟使賢才布列綱紀振肅而治致於雍熙抑且使禮樂明備聲教洋溢而化及於四夷從容乎三公八座之間而優游於論道經邦之宜固當與國同休享壽期頥如何厭世溘然長辭啓聖心之閔悼罷朝會以舒悲嗚呼死生晝夜公其自知神遊八表其樂怡怡痛斯文之慨慕徒感

歎而歔欷匍匐往弔魄散神馳一觴永訣誄以此詞靈爽不昧尚其格斯

祭永懷知州文

嗚呼永懷吾知其為人清慎端恪厲志不羣其居也讀書學問不與遊俠而為伍其出也循規蹈矩不與奔競而為倫文章可以掇科而終不預其選才藝可以大授而終任於牧民嗚呼此非可哀也耶惟仁惟德宜在高位彼何行義而富且貴繄我永懷乃止於此天耶命耶

莫究其理嗚呼翹企前聞龔黄邵杜寥寥千載誰繼其武清譽茂勲髙視前古瞻望不及獨立誰與少紓予哀以寫中懐

祭國子監丞李君文

嗚呼朋友之死哭之以情臨君之喪情有不勝昔君嗜學游於庠序既捷秋闈聲譽益著職教内外成德達才清名碩望亦何盛哉待物以誠處心忠厚恭領監政潔廉自守督厲學者無有重輕一任公正士心以寧衆論

所歸宜躋顯貴云胡一蹶竟至不起同寅士子莫不傷心感念疇昔有淚盈襟白髮慈闈哭君曷已惟其幸者君多有子愁雲黯慘丹旐飛揚靈車載駕返於故鄉故鄉伊邇將正丘首曰惟榮名垂於永久臨俎致奠有酒盈杯一日之別萬古之悲

古廉文集卷九